

雞 檻。達

魏同賢  
安平秋

主編



# 凌濛初全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
鳳凰出版社

不簪纓。蕭條人吏散。烏雀下空庭。鄙夫心所向。  
節異平生。將從海嶽居。守靜解天刑。或可累安  
茅茨。君試營。

《世說新語鼓吹》

# 凌濛初全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
鳳凰出版社

魏同賢  
安平秋 主編

柒

世說新語鼓吹

高洪鈞  
標點

# 說明

《世說新語鼓吹》涵《世說新語》六卷、《世說新語補》四卷，爲凌濛初考訂、編纂王世貞所纂《世說新語補》而成。王氏原書係從何良俊《語林》中選取部分條目，纂入《世說新語》相應門類中，並收《世說新語》少量條目加以刪改，故名爲《世說新語補》。凌氏慮其盛行于世，一再傳，而後海內不知有臨川矣，故爲考訂，一來恢復《世說新語》舊貌，二來將王氏刪除、改竄、增補內容，「錄爲別卷」，認爲是「合而兩傷，離而並美」的措施。

本書雙色套印，每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，雙行注，有眉批。中縫魚尾，鐫書名、卷次、類目、葉次。《世說新語》署宋劉義慶撰，梁劉峻注，明凌濛初訂，《補》署明何良俊撰補，王世貞刪定，張文柱校注，凌濛初考訂。本書保留了大量眉批，其中，南宋末年劉辰翁、劉應登等的批語尤可珍貴。凌濛初亦有批語二百餘條，反映了凌氏的文學鑒賞志趣。

# 世說新語鼓吹序

蓋裨官家獨《世說》稱絕，何元朗衍之而作《語林》。《語林》漫而雜，王元美刪潤而作《補》。《補》一出而學士大夫爭佩誦焉。然晉以前頗爲臨川溝中之斷，晉以後則貂尾矣。宋、元事入藝場，都不雅馴，好古者或遺之。乃臨川本流傳已少，獨《補》盛行于世，一再傳，而後海內不復知有臨川矣。余慨然思舊，顧恐不滿喜新者之口，一時耳目，復古或難焉。說者又謂：千古微言，晉後獨絕。《南北世說》、《大唐新語》，繼有作者，效顰增厭。況人與母猴，母猴與獼，遞遠面目矣。元美操觚，幾于楮葉。以其《世說》亂《世說》，不可；以其《世說》爲《世說》，可。余特錄爲別卷，而臨川一因其舊：元美之改竄者復故，元美之芟除者畢收，仍加標明，爲元美取志焉。書成而名之曰《世說鼓吹》。「鼓吹」者，取《世說》語名之也。按孝標解，「鼓吹」爲羽翼意。元美足羽翼《世說》，而非《世說》也。合而兩傷，離而並美，脫臨川于陽九，即于元美稱忠臣，亦可也。

吳興后學凌濛初初成父書

## 凡例

一、《世說》夙有善本，耳食者多舍而重《補》，舊本寥寥若晨星矣，故重授剞劂氏。

一、《補》，鷄肋也。刪之可惜，留之輒溷，拈出爲別帙。柏梁餘材，武昌剩竹，楮葉也，非龐尾也。

一、《世說》原本，本上中下各有上下，而爲六卷。翻本者患卷少而艱射利，遂分爲八卷。卷首有餘行強刪之，使少而相湊；卷首有缺行強增之，使多以相接。鶴頸遂短，鳬頸遂長。致欲增深公之注，而遽以爲殷浩；欲刪叔度之文，而竟去其汝南。諸如此類，俱閱者所襲舛而不知也，悉爲訂正。

一、諸書不可有評。評者，爲疣贅，爲指枝。獨《世說》單詞片語，本是譚資，月旦陽秋，不妨饒舌，況劉會孟譚言微中，王敬美剔垢磨瑕，諸家指陳皆足發明餘蘊。不佞參考，頗亦有功前賢，獨惡其爲評，而易之以「鼓吹」，「鼓吹」非評也。

一、舊本段析處，偶與後段接，遂加圈其上以別之，既爲不雅，或不別則又溷矣。是刻每首行必高一黍。一、分目既多，按題而索，殊爲不便，則刻題於中行。

一、弇州所刪去不啻十之二，今遽復其故。觀者非所經見則啞然驚，反疑所從來者有之，而弇州移官換羽亦復不少。要皆有意，非漫爾爲之者，盡標出其上。

一、弇州之《補》，其採孝標之注者十之一。宣武竹馬，豈容輒取；孝伯坐簞，亦非長物。留注而刪《補》，仍於注上標明，恐不覺者翻謂有所掛漏于《補》也。

一、《補》本前有《釋名》一卷，而都不詳備。如：魏文自字子桓，而不之錄；王忱自字元達，而竟云佛大；郗超字景興，亦稱嘉賓以爲字而不載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枚舉。又竄入宋、齊以後，蓋爲《補》設，而據《補》亦未能全，悉爲刪正，別名之爲《世說人物》。其一人異稱者爲一項，止列名字者爲一項，有名無字、有字無名者爲一項，姓字俱不著者爲一項，婦人名爲一項，帝王名爲一項，名與字同者爲一項，同姓名者爲一項，僞朝爲一項，方外爲一項，一人兩名者爲一項。

一、《世說》舊有諸序，其爲《世說》者列之《世說》之前，其爲《補》者列之《補》前。《語林》二序亦多發明《世說》，況《補》多祖《語林》，列之《補》前。

一、《世說》爲《補》刪者，遂無須溪批，今考須溪本增入上方。

一、《補》而名之曰「鼓吹」，一者尚有鼓吹，二爲《明世說》也。《明世說》脫稿未易，而前《世說》陽九已極，故先爲刊布之。

吳興後學凌濛初初成父識

# 世說新語舊序

## 劉應登序

晉人樂曠多奇情，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，《世說》可睹已。《說》爲晉作，及于漢、魏者，其餘耳。雖典雅不如左氏《國語》，馳騫不如諸《國策》，而清微簡遠，居然玄勝。概舉如衛虎渡江，安石教兒，機鋒似沉，滑稽又冷，類入人夢思，有味有情，咽之愈多，嚼之不見。蓋于時諸公劃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，未若後來人士俯焉下筆，始定名價。臨川善述，更自高簡有法。反正之評，戾實之載，豈不或有？亦當領之，使與諸書並行也。晚後淺俗，奈解人正不可得。嗚呼！人言江左清談遺事，粲粲一老，出其遊戲餘力，尚足辦此百萬之敵，茲非談之宗歟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。丙戌長夏，病思無聊，因手校家本，精剗其長注，間疏其滯義。明年以授梓，乃五月既望梓成。耘廬劉應登首書其端。是爲序。

## 袁褰序

嘗考載記所述，晉人話言，簡約玄澹，爾雅有韻。世言江左善清談，今閱《新語》，信乎其言之也。臨川撰爲此書，采掇綜叙，明暢不繁。孝標所注，能收錄諸家小史，分釋其義，詁訓之賞，見於高似孫《緯略》。余家藏宋本，是放翁校刊本。謝湖躬耕之暇，手披心寄，自謂可觀。爰付梓人，傳之同好。因嘆昔人論司馬氏之



祚亡於清談，斯言也，無乃過甚矣乎！竹林之儔，希慕沂樂，蘭亭之集，詠歌堯風。陶荊州之勤敏，謝東山之恬鎮。解《莊》、《易》，則輔嗣、平叔擅其宗；析梵言，則道林、法深領其乘。或詞冷而趣遠，或事瑣而意奧，風旨各殊，人有興托。王茂弘、祖士雅之流，才通氣峻，心翼王室，又斑斑載諸冊簡，是可非之者哉！《詩》不云乎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余以瑯琊王之渡江，諸賢弘贊之力爲多，非強說也。夫諸晤言，率遇藻裁，遂爲終身品目，故類以標格相高。玄虛成習，一時雅尚，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。然曠達拓落，濫觴莫拯，取譏世教，撫卷惜之。此於諸賢，不無遺憾焉耳矣。刻成，序之，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。吳郡袁聚撰。

## 王世懋序

《易》稱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然則書者言之餘響，而言者意之景測也。是以莫逆之旨，恒存乎相視；糟粕之喻，無與於心傳。由百世之下，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爲心，不亦遠乎？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。晉人雅尚清談，風流暎於後世。而臨川王生長晉末，沐浴浸溉，述爲此書，至今諷習之者，猶能令人舞蹈，若親睹其獻酬。儻在當時，聆樂衛之韶音，承殷劉之潤響，引宮刻羽，貫心入脾，尚書爲之含笑，平子由斯絕倒，不亦宜乎？蓋晉人之談，所謂「言之近意」，而臨川此書，抑亦「書之近言」者也。余幼而酷嗜此書，中年彌甚，恒著巾箱，鉛槧數易，韋編欲絕。第其句或勾棘，語近方言，句深則難斷，語異則難通，積思累校，小獲疏明。終乎闕疑，以遵聖訓。至於孝標一注，博引旁綜，前無古人，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，差得比肩，而頗爲俗夫攬入叔世之談，恨不能盡別淄澠。時一標出，以洗卯金氏之冤。初雖閱之帳中，既欲公之炙嗜。而參知喬公見之，亟相賞譽，即授梓人。爰綴末章，叙所繇梓。是編也成，吾豈敢謂二氏之忠臣，抑庶幾不爲風雅之辜人乎？萬曆庚辰穉，吳郡王世懋書。

## 吳瑞徵序

或有問於余曰：「蓋聞聖作明述，經傳攸分。或鑿混沌之竅，或抉古人之藏。辯士爭鳴於炙轂，文人騁技於雕龍。詞賦襲荀、宋之遺，紀傳摹《左》、《史》之軌。作者之致，蓋云備矣。而《世說》獨標義例於篇章之表，發妙語於典籍之餘。名理析於單詞，雌黃寄於隻語。令讀者味之而忘倦，覽者厭之而自得。斯其奧義何居，可得聞其概乎？」余曰：「斯道也，余嘗求之矣。夫不言而躬行者，上世之淳風也；先行而後言者，中古之芳躅也。逮道喪世衰，行微言顯，於是舐筆之徒，操觚之士，騁劇談於黃馬，縱雄辯於碧鷄。所以班生有餘事之談，揚子有雕蟲之嘆。浸淪以往，忘其本始矣。然而言雖一途，其端有二：操文染翰，則執士所以爭長；揮塵清談，則名流以之宣意。原夫清言之旨，倡於何、鄧，揚其波者竹林七子，暢其流者王、樂諸人。自茲以降，波瀾浸廣，雖鉦鼓揜耳，而高論轉激；干戈眩目，而玄理自伸。關河蕩析，諸賢雖負微愆，而高風與霄漢俱懸，逸韻共翔鴻並駕。能使俗士類濯其鄙吝，庸流輪寫其渙濁，良足多也。是以臨川叙次芳規，采掇餘論，以昭一代之尚，以成一家之言，雖廣諸篇目，而語言爲宗矣。然語言之歸解各不同。約而論之，其義有六：夫詞之飾言，猶衣之飾體也。使毛嬙、西施，荷蘊披褐，則觀者愛弛；嫫母、倭鬼，紉蘭蓀振華袿，則過者止觀。故思有玄而即朽，意有淺而見傳，非必青雲失附，而玉樹得依也。任鄙野者難爲響，工鞏悅者易爲永耳。若鄧遐愧破甑於叔達，楊彪慚舐犢於日碑。登北固而懷古，有褰裳濡足之言；游會稽而覽勝，有雲興霞蔚之咏。所謂玄黃其質，金玉其相，含艷藻於綺心，飄繁英於綉口，非其言之能文，行之自遠者乎？是曰雅言，其解一也。夫干將之見珍者，爲其立斷也；驊騮之取貴者，爲其逸足也。若擗朽磨鈍，則鉛刀皆能一決；徐行翔伴，則駑蹇亦可取道。當其言之赴會，若矢之應弦，出必中竅，發不後時。艾艾之譚，飾說鳳兮；了了之

稱，解嘲座客。顛倒衣裳之對，一拜一起之酬，假刃於敵人之手，轉丸於棘刺之顛。所以傲言居八兵之一，舌端同鈎劍之鋒，是曰捷言，其解二也。白與黑陳，則逾表其潔；薰與蕕列，則彌著其馨。白非加皎，而薰不益香也，相形之勢然也。故盜跖與仲尼並篇，蒙莊所以尊聖；老子與韓非同傳，馬遷所以崇聘。蓋事有端言而逾晦，理有正舉而滋疑。旁解則事乃通，援客而理自暢。是以譽直長而反稱子敬之美，鄙玄度而翻嘆巢許之高。舉賢則以愚爲準，指慝則以淑爲程。比物連類，屈轂無不破之瓠；泛引旁通，罔象無難狀之貌。是曰形言，其解三也。事或反經以合道，言或倒行而逆施。弦高以誕而存鄭，紀信以僞而全漢。使二子蹈忠信之常經，則北門之管不還，而滎陽之旌不返矣。事誠如是，言亦宜然。正言直指，不發耳目；詭詞拗說，多傾聽聞。譏壽春而比蹤於禹湯，輕賓客而自遜於夷甫。有佳兒以戲厥子，無鄙言以誚太真。率皆寄哭於笑，寓往於復，凡以馳驟人心，聳動觀聽云爾。是曰反言，其解四也。夫言爲意設，情以詞宣。意鬱則累牘非駢，情顯則片言可削。自古著作之匠，提屑玉之斤，秉剪雲之鋸，周疏尋繹，披割蕪穢。語上則遺其下，舉甲則略其乙。凡謂意以不虧爲至，言以不盡爲工也。故稱年少之見勝，匪止圍棋；語亡國之可悲，不獨一士。思餘言語已止，扣歌而音自長。蓋駢言廣譬，祇酬未知；舉端而明，自宜中輟。而必欲繁稱文詞，牽裾強聽，則是磬擊而吹竽不斷，水窮而築堰不休，蛇足鳬脰，取譏往哲矣。是以達人止乎當止，不贅一詞。是謂偏言，其解五也。夫議也者有不明也，辨也者有不見也。同明而言，則繁不如簡；同智而語，則俗不如玄。故大辯若訥，至言去言。長松有風，彰荆產之匪德；清風懷想，著玄度之高標。人見阿恭，而識元規非假；我乃生瓊，而知靈運當生。是皆簡之又簡，玄之又玄，意相示而枝葉忘，精相通而口耳喪，斯立言之要眇，俗士之唾餘。是曰超言，其解六也。凡此六解，清論之宗。裴僕射之談藪，褚季野之陽秋；真長之伐異標同，茂先之出《史》入《漢》；謝太傅之綸至，王長史之韶音。茂弘所以忘疲，平子因之絕倒。窺其旨要，不出此六端。所以提衡

當世，獻酬群心者，罄盡於斯矣。若其叙次簡當，則左氏之遺音；肖物班形，則史遷之長技；托旨玄勝，則莊、列之眇指；囊括宏贍，則《說苑》之精英。采衆美以成芳，集群葩而呈秀。方之發淫，擲於一竅，享敝帚於千金者，不亦遠乎。子徒知垂名竹帛，必以篇章，而不知著論立言各有攸當也。是書隨在有刻，而獨患無小本，于是縮板而鐫之，雖孝標之注，博通精覈，爲箋釋家之冠，猶慮簡帙之繁，寧略而不載也。他日戴短帽、躡高屐，携此小本挂杖頭，逐孝標車後，令人呼爲塵垢囊，不大快事耶！丙申仲夏剗剗告成，遂略陳其概若此。渤海吳瑞徵仲庚氏序。

愚按：是序發明《世說》，頗快人意。然楊彪舐犢之對，我乃生瑛之言，皆《補》中事，臨川本所未嘗有也。亦沿襲於《補》而誤用之耳。《補》之竄正，其誤人蓋若此。

# 世說舊題

見高氏《緯略》

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、晉以來佳事佳話爲《世說新語》，極爲精絕，而猶未爲奇也。梁劉孝標注此書，引援詳確，有不言之妙。如引漢、魏、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，只如晉氏一朝史，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，凡一百六十六家，皆出於正史之外。記載特詳，聞見未接，實爲注書之法。

# 世說新語題詞

## 喬懋敬題詞

西晉士風，號稱「簡禮」，甚矣！而棋功絲竹，尚蒙史氏之譏，至其推明《老》、《莊》之旨，諸爲譚辯，渺漫無根，猶時時爲理屈也。吾觀今世儒者，皆知宗孔氏，而其說未曾不奇于玄空。乃若薦紳守禮之家，不見譏于史氏者，能幾何哉？吾是以知西晉之士，未爲甚詭于先聖，其風猶有可存者。是書爲臨川王所著，而孝標之注往往補其闕而剔其訛，足備一代之言。顧其說時相牴牾，又或不可句解者尚多也。督學麟洲王公該洽古今，于是書尤爲篤嗜，時有批評竄點，覃精絕韋，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。余幸而獲觀焉，闡幽發隱，睦耳慙心，致足樂也，遂請而俾諸梓。烏乎！極晉人立言之意，所謂「蕩而有歸」者，參之以次公之論，庶幾其意可求于以翼世教者非銳矣。若曰苟資譚說而已，則豈深于是書者哉？萬曆辛巳之夏月，雲間喬懋敬允德甫撰。

# 世說舊跋

## 董弁跋

右《世說》三十六篇，世所傳釐爲十卷。或作四十五篇，而未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。余家舊藏，蓋得之王原叔家。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，盡去重複，其注亦小加剪截，最爲善本。晉人雅尚清談，唐初史臣修書，率意竄定，多非舊語，尚賴此書以傳後世。然字有譌舛，語有難解，以它書證之，間有可是正處，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。至於所疑，則不敢妄下雌黃，姑亦傳疑，以俟通博。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，廣川董弁題。

## 陸游跋

郡中舊有《南史》、《劉賓客集》版，皆廢于火，《世說》亦不復在。游到官，始重刻之，以存故事。《世說》最後成，因並識于卷末。淳熙戊申重五日，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。

## 《世說新語》紀事多謬

見《七修類稿》

蘇峻之亂，因庾亮輕下詔徵之，既而下石頭，朝廷傾覆。亮奔溫嶠，嶠勸亮因陶侃，蓋時起義兵，而衆推侃爲盟主也。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，亮猶豫不敢。此事重出，其一曰：溫云「溪狗我所悉知，卿但見之」，因而陶見庾貌丰姿神爽，遂改觀，歡宴終日。一曰：卿但遙拜，保無他也。陶見之，不覺什然。殊不知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，飲有限而鄙時流者，豈丰姿神爽使能改欲誅之意，且得歡宴竟日耶？又使遙拜保無他，亮亦天子以下人，此言輕可語之耶？《陶傳》自云：庾詣拜謝，陶曰：「元規乃拜士行耶？」此足以見其實也，況二條自相矛盾。若望蔡是謝惔居宦地名，著爲惔之小字；惔之小字，未婢也。王敦與錢鳳謀逆，夜爲王允之所聞，允之吐被酣睡，記爲王右軍者，紛紛不一。又如：劉尹撫王長史背曰：「阿奴比丞相，但有都長。」王長史酒酣起舞，劉尹曰：「阿奴，今日不復減向子期。」又俱重出，此類尤甚。但此書以清談奇譎，高尚穎敏之事爲主，故多取于晉者，似不作可也。



# 世說人物

帝王

魏

武帝操字孟德

亦稱曹公

亦稱魏武

文帝丕字子桓

亦稱文帝

亦稱魏文帝

明帝睿字元仲

亦稱五官中郎

高貴鄉公髦字彥士

任城王彰字子文

陳思王植字子建

亦稱東阿

吳

吳長沙桓王策字伯符

吳大帝權字仲謀

吳景帝休字子烈

附歸命侯皓字元宗

一名彭祖